

# 新雅乐团·十北乐队：“但总有人正年轻”

▶ 学生记者 张善盈 陈怡皓

## 序

2021年5月8日，大礼堂的夜晚，属于新雅书院第三届学生节“新浪潮”。

漆黑的舞台上，鼓点响起，一下、两下，心跳声不敢漏一拍。

屏住呼吸，然后，拨弦。面光打开，台下观众的脸庞清晰地浮现。

当LED屏幕上的主视觉亮起，所有人纵身一跃，潜入浪底，属于乐队的时光开始流动。

来自新雅乐团的年轻乐手们，完成了十北乐队的首次亮相。

而年轻的人所未曾料想的是，复现上世纪摇滚的、叛逆的、躁动不安的梦的同时，属于他们的时代，也在翻滚的摇滚乐里缓缓铺开。

## 从乐团到乐队：

### “一二三，跳！”

成立之初，新雅乐团更多是作为一个器乐类的社团存在。

这一社团的成立，也显得有些误打误撞的意味。2018年3月24日，新雅书院举办首届学生节“生逢其识”，节目单上出现了一个名为《北京喜讯到边寨》的器乐类节目。这一节目由新雅六字班在“一二·九”合唱比赛中



新雅第一届学生节《北京喜讯到边寨》

获得综合一等奖的曲目改编而来，也因此聚集起了新雅会器乐的几个同学——天宇、晨宇、美竹、茂艺等，而在此之前，这些同学都散落在学校的各个音乐社团。于是，这个因着学生节的机缘凑成的表演组合，顺理成章成立了新雅乐团。彼时乐团的组织还比较松散，排练更多由演出驱动；由于没有固定的排练场所，同学们只能搬着乐器到处“游荡”。

尽管如此，新雅乐团作为一个新生的社团，仍然以缓慢而稳健的步调，取得了令人惊喜的发展：从七八个人的一时兴起，变成了三十多人的大团体，未必说入团时每个人都有一门乐器之长，但爱音乐的人相聚在了一起。在2018年底，新雅乐团还受邀参加了“咏恒之声”新年音乐会，为

合唱团伴奏。

次年，九字班的超宇进入新雅书院并加入了乐团。当时乐团往往只在院系活动中演出，并且以吹长号、萨克斯等铜管乐器为主。从高中起就听摇滚乐的超宇希望登上更大的舞台，“在新雅组建一支乐队吧”，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萌芽。

随着零字班的舒可、天竺、舜午加入了乐团，一支乐队的雏形产生了：天竺打鼓、舒可主唱、舜午弹吉他，再加上会弹贝斯的超宇，正好是一支摇滚乐队的配置。在2020年院系新生舞会的前夕，超宇组建乐队的想法实现了。在这次舞会上，这支还未有姓名的乐队完成了大学音乐生涯的首次演出。

首次以「十北乐队」的身份



乐队排练基地 B105



新雅第三届学生节十北乐队首次亮相

亮相，是在 2021 年 5 月举办的新雅书院第三届学生节“新浪潮”上。关于乐队名字的来源，超宇曾在“新浪潮”的回顾推送中这样写道：“‘十北’的构想来源于南区学生公寓南区十号楼北楼一楼的一次夜间谈话。基于我们共同生活的场所，我们试图构建一种流动性的音乐组合体，以此探索藏匿于音乐与生活之中的某些更多可能性。”

事实上，与十北乐队的诞生密不可分的，是新雅书院的地下

空间 B105。2020 年，十北楼地下空间装修完毕，面向学生开放，寻觅弹琴写歌之地的超宇误打误撞发现了这间教室，以为是留给乐团的排练室，从此 B105 就成了乐团基地。

一支乐队若想要获得长期发展，不可缺少的硬件是它的驻扎地。像台湾摇滚乐团“草东没有派对”起初之所以能够建立一支乐队，就是因为几个喜欢玩音乐的年轻人常常在草东街聚在一起玩团。在这个意义上，十北 B105

之于十北乐队就像草东街之于草东没有派对。对此，超宇坦言，“对非职业乐队而言，能有一个定期的空间开放给大家就很不错了。对十北乐队而言，B105 已经是一种 privilege 了。大家想玩乐队的话，在十北楼下就可以。”借助 B105 这个据点，十北乐队越做越大。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十北乐队成了冉冉升起的学生乐队，活跃于清华校内外的各种舞台。

2022 年 9 月 7 日，在清华二字班迎新晚会“为你而来”上，新雅乐团·十北乐队演奏了歌曲《New Boy》《男孩不哭》《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2022 年 9 月 17 日，十北乐队第一次走出了清华，在首钢的商演中完成了 debut（首次亮相、初次登台）。

2022 年 9 月 24 日，在新雅第四届学生节中，乐队演唱了由舜午原创的主题曲《十万个不知道》。

2023 年 3 月 18 日，在北大新太阳活动中心，作为心理系春日晚会的开场嘉宾，演唱了改编曲目《Fly Me to the Moon》《亲密爱人》。

2023 年 4 月 27 日，十北乐队在新清华学堂“live 逍遥夜”和索尼音乐人张黎合作演唱《你和时间》。

2023 年 5 月 21 日，在清华“May is?”东操音乐节上作为学

生乐队之一登上舞台。

……

脱胎于新雅乐团的十北乐队，把 B105 从堆满杂物的库房变成塞满一屋子乐器的排练室；从大礼堂的学生节一步步走向更大的舞台；从弹唱复刻经典成长为创作风格独特的原创乐曲。十北乐队在一次次演出中趋于成熟，成为新雅书院对外的一张名片。对内，它又是新雅乐团悄悄孵化出的一个特殊的音乐共同体。



“May is ?” 东操音乐节

## 流动的共同体：“是谁来自山川湖海”

流动性是十北乐队的局限，也是一种天赋。

“学生乐队就是这样，人都会有走的一天。”超宇说。像大多数学生乐队一样，十北乐队也面临着成员流动的问题：分歧、交换、毕业等。而组建一支乐队往往需要键盘手、鼓手、吉他手、贝斯手和主唱。因此，为了保证演出的机会，十北乐队每场演出从新雅乐团派出的阵容都不完全固定，有的乐手可能是半路出家被拉上场的，有的乐手则可能是熟人发展而来的。这种流动性可能会导致乐队前期排练在沟通配合上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但是，这种从诞生之初就具有的流动性也成为了十北乐队的天赋。一般而言，一支乐队成立之初是因为成员之间音乐品味相

似，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渐确立起自己的风格；乐队成熟之后，哪怕经历内部成员的变换，但乐队整体的基调仍然是稳定的。然而，十北乐队的成员是新雅乐团里不同年级的同学，每个同学偏好的音乐风格以及擅长的音乐类型不尽相同，比如，贝斯手超宇喜欢质感丰富、轻松自由的后摇，鼓手天竺加入乐队之前是在军乐队里演奏古典乐的，特长生出身的益学管乐功底强却很少接触即兴演奏。这种成员的多元性决定了十北乐队本身风格的不确定性和包容性。

乐队在成立之初，主要是翻唱流行歌，中间演过很长一段时间经典摇滚，近两年则开始演奏带有比较浓厚的独立摇滚风格的原创歌曲，比如在 2023 年新雅学生节“新奇世”上首次亮相的《红色大象》《夏日漫长》，在 2024

年的“雅托邦”学生节上更是连演四首英文原创歌曲《Intro》《The End》《Paranoia》《It's Not for You》。此外，乐队也会根据演出的空间和需求来确定曲目风格，大礼堂学生节、体育馆的晚会、草坪音乐节更适合演奏节奏感和韵律感比较强的曲目，小型的酒吧或者 live house 则更适合爵士、流行和 Funk 风格的音乐。

在乐队的日常中，成员经常谈论到的一个词是“jam”，即“即兴创作音乐”——不需要大量的预先排练，只需要根据简单确定的节拍、和弦或者律动进行即兴演奏。在超宇看来，乐队之所以有别于其他音乐共同体，就在于这种可自由表达的空间。不同于古典乐演奏中作曲家决定乐手弹奏的内容、指挥家决定乐手间的配合，在 jam 里，人人都在作曲，同时也在指挥，每一个音都有蝴



新雅第五届学生节排练现场

蝶效应，上一个无心落下的音可能瞬时就决定了下一段迸溅出来的旋律，每位乐手就在这种不可预知、随机的互动里碰撞、切磋、交流。这种即兴演奏不仅能够推动乐手在音乐上尝试作出个人的表达，而且还可能碰撞出意想不到的乐句。十北乐队有不少原创曲目就是 jam 出来的结果，比如《红色大象》《夏日漫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乐队成员间多元碰撞而成的粗糙的、原生的、不加修饰的旋律。经由进一步打磨，这些流动的乐句最终得以成为完整的曲子。

尽管这种流动性是新手乐队的共通之处，但它之于十北乐队却有着更为微妙的意指：流动性本身不作为一种青涩稚嫩的表现，而是乐队精神的核心所在。就像中国独立摇滚现象级乐队“万能青年旅店”最开始的排练室是主

唱董亚千位于民心河边的住所，那不到 20 平米的小房子，是收留着形形色色年轻人的“乌托邦”。因此，贝斯手姬赓给乐队起名时指向的就是那个所有青年都能去的房子。对于新雅书院的十北乐队而言，BI05 就是那所青年流动的旅店。“或许未来 BI05 可以成为一个原创基地，或许这里将是走出全北京都有名的学生乐队的地方。”超宇说，他和成员们期待着 BI05 成为容纳全校音乐共同体的地方。

几代学子曾在晨曦与暮霭中相聚，又在岁月的更迭中各自远行，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那些飘荡在空气中的音符旋律，依旧在十北楼的地下回响。在清华园的一隅，在十北楼的地下，有这么一间房屋，收留着所有爱音乐、玩音乐的人“漫长的白日梦”。

## 玩音乐的人：“我不拒绝踏进这条河流”

对十北乐队的成员们而言，一起玩音乐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乐队最大的意义。

不管是在台上还是台下，总存在某个瞬间，稍一触碰，便抖落一地感动——

舒可常用跳水来比喻每次上台前的心情。演出前夕就像是“站在跳台上”，所能做的只有等待“入水”那一刻。

超宇总会想起那场日落时分的演出。“我们开始演的时候天还是亮的，演完最后一首歌时天已经完全黑掉了。”他偏爱大型露天的演出，“我始终觉得那是最有感觉的地方。”

舜午在舞台上最兴奋的一次是在“十万个不知道”学生节上，他这个吉他手在最后一副歌直接拿了个麦克风过来就开始唱，solo 的部分还即兴来了段口播。

馨阳记得，在北大演出结束后，乐队的几个成员挤在狭小的三轮车上“压马路”，春夜的凉风灌进袖口领口，可是内心却变得如此广阔，仿佛世界触手可得。

对于更年轻的乐队成员来说，十北乐队是一个契机，成为人生轨迹上的一个标记点。

如果没有十北乐队，向来弹奏古典乐的诗钰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键盘手，国镔可能不会想要大学里加入乐队，昭菲和

处尧只能另寻他处发挥自己的音乐才华。

“碰到乐队这些人，是可遇不可求。”超宇常用“上限”和“下限”来描述一个乐队的成长，“比如说，乐队的硬件设施和队员的个人技能可能决定了一个乐队的下限，但一个好的乐队的上限，却取决于这些人之间互相的交流和碰撞。”在这个意义上，BI05和新雅乐团事实上为十北乐队的接续提供了场地和人员的保障，尽管乐队的初创核心成员毕业了，但新雅书院的三字班、四字班的加入又为十北乐队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更多元的音乐风格，因而，乐队阵容的变化也可能创造出乐队不同的自我精神。比起用具体的语言去表述十北乐队的精神，更重要的事情是——无论过了多久，当那些早已毕业的乐队成员回到新雅时，会发现十北乐队仍然存在，有一批又一批全新的同学加入，玩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他们的舞台、构筑他们自己的共同体。

十北乐队是一支不能被定义的乐队，它永远流动、永远开放，像河流，随着沿途流过的河岸改变自己的形态，在途中不时加入别的未知水域，或者纳入汇进来的支流，去冲刷、侵蚀河床，去冲撞出新的岸滩，去开辟可能的河道，一切都面向未来，面向未知。

但它的源头在新雅的BI05。

只要新雅乐团还在活动，只要BI05仍然开放给新雅乐团排练使用，它就被乐团的所有成员所共享的，十北乐队这个共同体就会源源不断地从新雅乐团吸纳新成员。哪怕老的人走掉、新的人加入，只要这个载体总是在，那么十北乐队就会在。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些青涩的、稚嫩的梦想，那些以欢笑和泪水浇灌的经历，那些和音乐共鸣的时刻，不会再次出现在生命中。但是，没有人会因此拒绝踏进这条河流。

## 结语

“我们的观念里并不特别区分‘新雅乐团’与‘十北乐队’，”现任乐团团长国镛说，“当面向书院内部时，我们是新雅乐团。走出去演出时，我们名为十北乐队。”十北乐队源自于新雅乐团，至今仍在人员构成、演出活动方面与其有大部分的重合。乐队又吸纳了几位非新雅但曾居住在十号楼北楼的优秀乐手，向着更广阔的音乐共同体迈步。

“我一直在想，我们能回馈给新雅什么。”超宇思索着，感谢书院资金与物质的支持，BI05的隔音装潢愈加完善，新雅乐团体量越来越大，十北乐队也越走越远。在乐队演出之外，新雅乐团的成员们也努力开拓着日常活动：组织同学们走进索尼音乐中

国总部进行参访交流，举办音乐沙龙和乐团开放日活动，连续两年制作每周音乐推荐公众号推送……“我们想归还的不仅是会饮（晚宴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源自柏拉图《会饮篇》里的概念）上的几场节目，还有传播音乐氛围，以及这个空间内的共同体精神。”超宇说，“组织音乐交流活动需要负责人付出很多的精力，我在任的时候只是开了个头，还需要更多有想法、有执行力的同学去落实。”

随着乐队初创成员的毕业，新雅乐团·十北乐队也完成了核心阵容的交接。在刚刚过去的新雅十周年院庆里，乐团编写了名为《十北拾光》的主题曲，这主要是由三字班和四字班的成员完成的。像歌词里唱的那样“寻觅共识 / 这里只是起点 / 十北的旋律流淌不息 / 追逐地平线”，乐队的成员来来去去，但都曾居住于同一空间并共享一种共同的生活理念，这种纽带把每个孤单的个体联系起来，成为紧密的共同体。

在这个时代，重提凯鲁亚克式的“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似乎显得有些老套。个体作为时间的有限集合，总是不得不感伤地面对“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的现实。但是，作为共同体的新雅乐团·十北乐队，依然年轻，依旧在路上。🎵